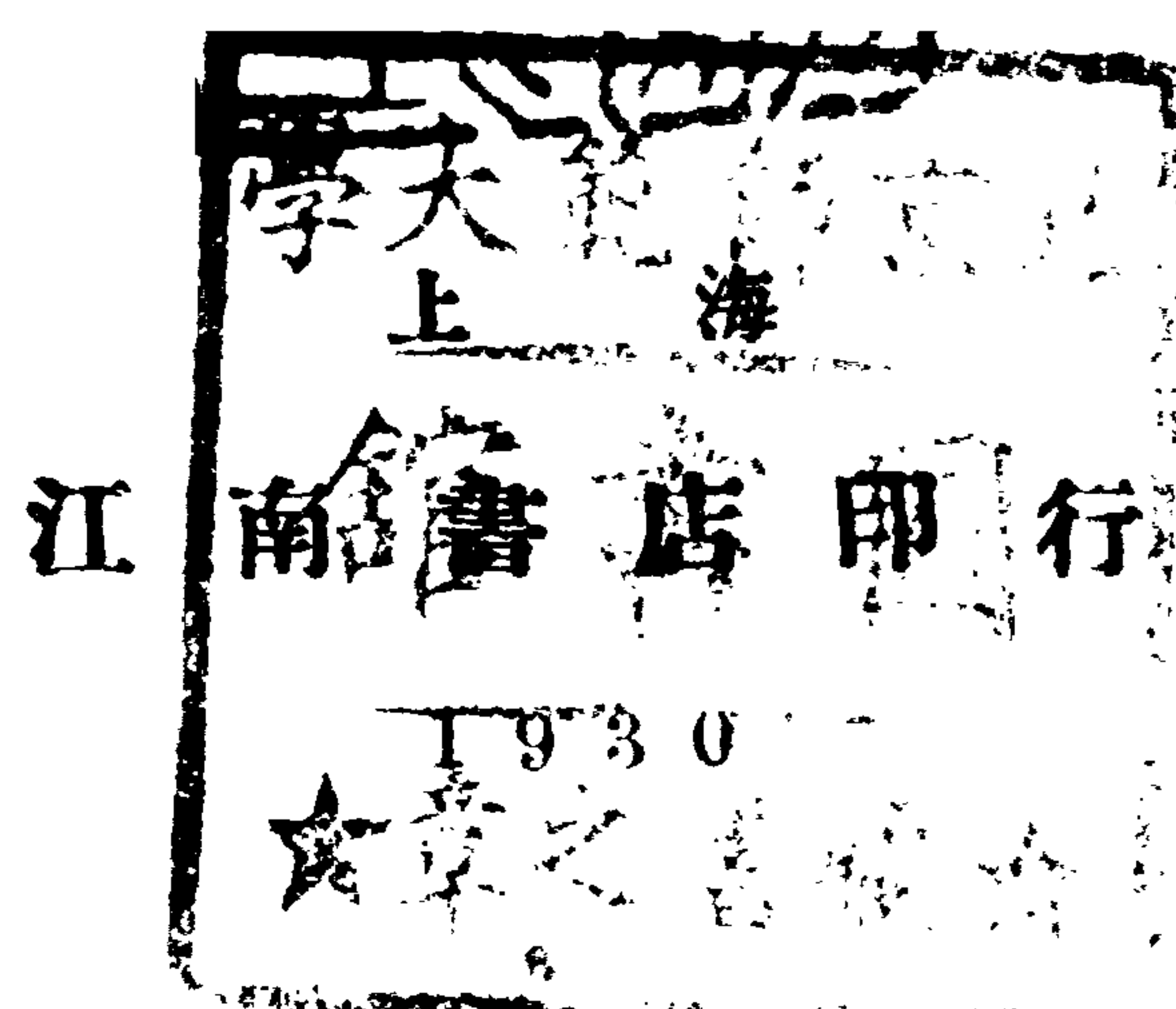


論杜林反

恩格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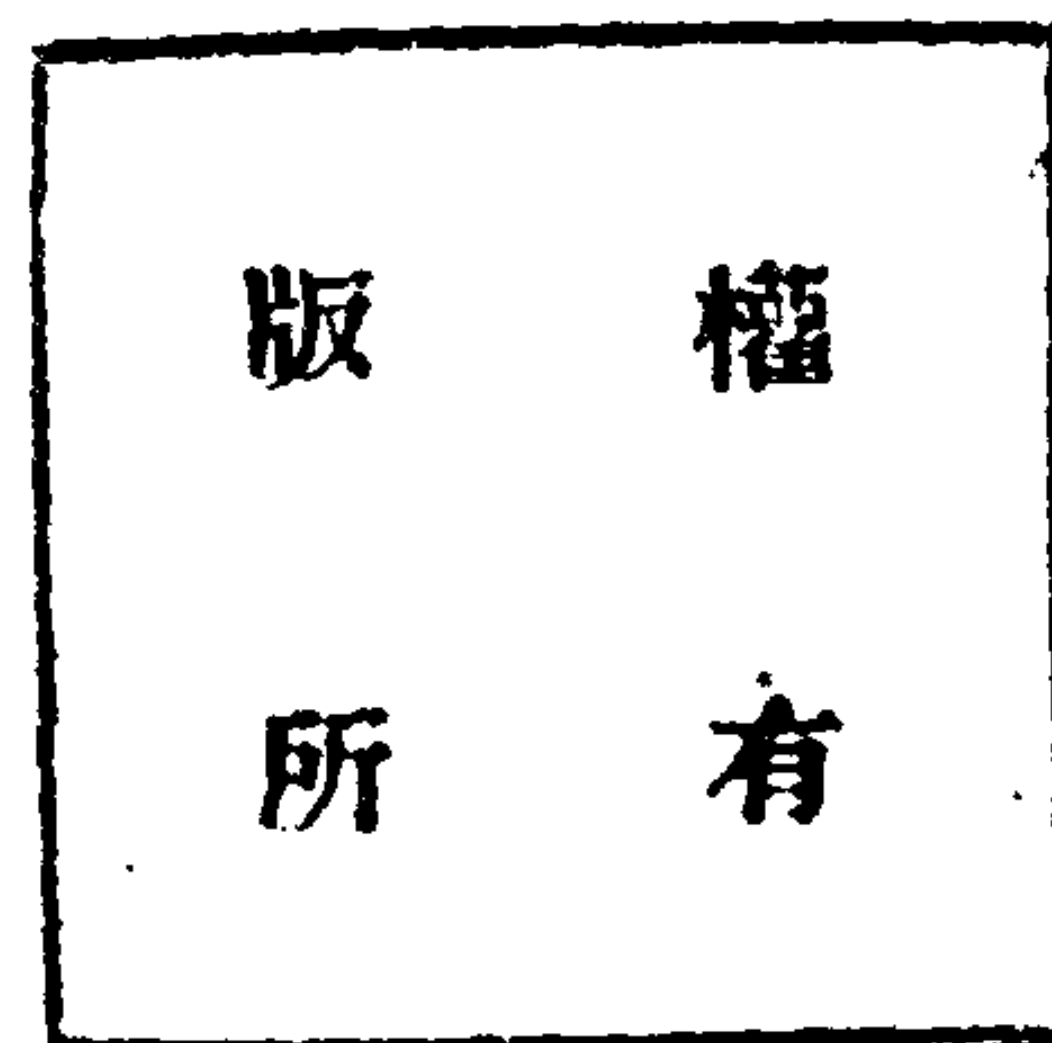
吳黎平譯



1 9 3 0 11 15 初 版

1 9 3 1 8 30 再 版

1,001—2500 册



精裝 每册實價大洋 二 元 角
平裝 一 元 六 角

反杜林論

譯者序言

本書原文名爲“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簡名爲爲“Anti-Dühring” 乃恩格斯生平最大名著。原文爲反對機械論者形而上學者及俗流經濟學者杜林而作。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杜林先生的小資產階級的折衷主義的“社會主義”，曾在德國發生了某種影響，牠甚至影響了某一部分的社會民主黨人。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這種理論墜落的危險，於是決定對杜林作一番理論的清算。

這一清算的責任，大部分落在恩格斯身上。在一八七六，一八七七年間恩格斯就有系統地發表了反對杜林的文章，這些文章大都經過了馬克思的目，而且其中一部分是由馬克思親自

做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文字工作上常時採取了合作的形式，相互檢閱作品，各自擔任專門的部分。因之，本書也可以說是恩格斯馬克思二人合作的結晶物。

本書自出版後，普遍地傳誦於西歐。其中緒論一編的第一章與第三編社會主義的第一，第二兩章，經恩格斯改編為“由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發展”，這書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三大基本文獻之一，現時在全世界上幾無國不有此書的譯文了。

唯物辯證法為馬克斯主義的方法論的基礎，馬克思本人雖然隨時隨地均在自己著作上應用這一方法論，可是他自己專門關於辯證法的著作，却是沒有。恩格斯關於哲學的著作雖較多，但關於辯證法的專門論述，亦不多觀。本書論辯證法的兩章，以及一般的論述哲學的第一編；可以說是馬克思恩格斯闡明科學社會主義哲學基礎的基本的著作。

本書帶有論辯性質，文字比較艱深，其中杜

林先生大著的引句，簡直是詰屈贅牙，不可捉摸。譯者雖盡力求其明瞭，但其中自然不免有難於索解之處。希望讀者對於恩格斯原文，細心精讀，至於杜林著作的引句，則儘可不必多加注意。

中文本係根據德文原本參照俄日兩種譯本而譯成的。英文本譯爲“Landmark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內容多有省略，因手下沒有此書，故未能加以參考。譯文有錯誤時，希讀者指出，當於再版時改正。

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在全世界上一日千里地往前發展着，譯者希望這一名著的譯本，能夠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以及實際的鬥爭，有所臂助。

吳黎平一九三〇，十，二六。

目 錄

譯者序言

三版序文

緒 論

一 概論

二 杜林先生作了何種約言

第一編 哲學

三 部門分類 先驗主義

四 世界範疇論

五 自然哲學 時間與空間

(1)

- 六 自然哲學 宇宙論 物理 化學
- 七 自然哲學 有機界
- 八 自然哲學 有機界(完)
- 九 道德及法 永恒之真理
- 十 道德及法 平等
- 十一 道德及法 自由與必然
- 十二 辯證法 量與質
- 十三 辯證法 否定之否定

第二編 政治經濟學

- 一 對象及方法
- 二 暴力論
- 三 暴力論(續)
- 四 暴力論(完)
- 五 價值論
- 六 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
- 七 資本及剩餘價值
- 八 資本及剩餘價值(完)
- 九 經濟之自然法則 地租
- 十 “批判史”論述

第三編 社會主義

一 歷史

二 理論

三 生產

四 分配

五 國家 家族 教育

三 版 序 文

I

這部著作，絕不是什麼“奮激的內心衝動”的成果，恰正相反。

當三年前，杜林(Dühring)先生突然以社會主義專門家及改良家的資格向當世挑戰之時，我的德國的友人，向我作堅決的請求，要我在當時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民衆國家”(Volkstaat)上，批評這個新的社會主義理論。他們以

爲這是絕頂必需的，因爲在這樣新進的剛剛最終統一起來的黨裏，必須剷除任何新的派別分裂的論據。因他們比我更有正確判斷德國形勢的可能，所以我不得不相信他們。而且同時看到，一部分社會主義的機關報，熱誠地接受了這個新的社會主義的竄改者，雖然這種熱誠，是對着杜林先生的“好意”，可是同時却使人可有根據，來設想一部分黨的報章，爲着杜林的好意，不恤信仰杜林的學說。還有人竟欲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宣傳這個學說。最後，杜林先生及其小派，更利用了一切手段，廣告，及詭計，使“民衆國家”，不得不對那具着這樣巨大野心的新學說，採取決然的態度。

事情雖是這樣，可是祇在一年之後，我方決定暫時放下別種工作，來作不甚愉快的分析杜林先生著述的工作。這樣的工作，一開始，就不能不加以完成。這工作，不但是不愉快的，而且是很廣泛的。這種新的社會主義理論，表現出是新的哲學體系的最終實際成果。所以對於這個

社會主義理論的研究，就必須與哲學體系聯繫起來，而且同時須分析這個哲學體系的本身。結果不得不跟着杜林，進入他的無所不談的廣泛的領域中。這樣就發表了多篇文章，起初，在1877年登載於萊拍錫格的“前進報”上，——“民衆國家”的繼承者。這些文章，就彙集成這部著作。

所以，批判對象的性質，使這批判，不能不這樣廣博，這實是與杜林先生本人著作的科學價值，極不相稱的。但是這樣的廣博，也有兩種好些牽涉各方面的爭論問題的理解，這些問題那處，一方面牠使我能夠在正方面闡發我對於在現時具有一般的理論及實際的興味。這在各章都有；這書雖不抱定目標，要以另一個體系，與杜林先生的體系相對抗，可是應該希望讀者不會略過我的見解中間的內部聯繫。至於我的工作在這方面不是徒然底這一點，那麼我在現在已經有了充分的證明了。

他方面，“創造體系的”杜林先生，在現代的德意志，決不是單獨的現象。近來，宇宙論以及

一般自然哲學，政治，經濟等等之體系，好像雨後春筍似的發生於德意志。最不行的哲學博士，甚至大學生，都在創造着整個的“體系”。正好像在現代國家，規定着一種前提，說每個公民要能判斷他有權表決的一切問題；正好像在政治經濟學內，假定着每個消費者都徹底地熟知他自己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那些產品；——看起來，在科學上，情形也正是如此。有些人以為科學的自由，就是在於每人有權著述一切他自己所沒有學過的東西，而自以為這是唯一的嚴格科學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這種放肆的假科學的顯着典型之一，這種假科學，在現代的德意志各處盛行，而以其超等的謔語的喧聲，蓋沒一切。詩歌上，哲學上，政治學上，經濟學上，歷史科學上種種的謔語，從研究院及講席上所發出來的謔語，到處散佈的謔語，懷着野心想佔據思想上首要地位或自命深刻思想的謔語，這些謔語和他國單純平俗的謔語不同，是德國智識工的業最顯著的最大批的產品；牠們的格言是：

“便宜而惡劣”——這正好像德國其他的製造品一樣；但可惜這種智識工業的產品，沒有和其他工業產品一起，陳列於菲萊台而非亞的展覽會上。甚至德意志社會主義，特別在杜林的好例之後，最近也正在大製其超等的謔語。造出以“科學”自傲的演員，可是對於這科學，他們“實在是絲毫不了解”的。在這上面，我們看到一種幼稚病，牠證明德國學生開始歸依於社會民主黨；牠（幼稚病）是與這個運動，不能分離的；可是在我們工人的健全精神之下，我們希望此種幼稚病可以順利地克服過來。

在有些地方，我最多祇能發表好事者的意見，可是在這些地方，我也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這非我的過處。在這樣的場合，我大部分祇能舉出真確的無可辯難的事實，來和對方的錯誤或可疑的論據相對抗。在法學以及好幾個自然科學的問題上，我就是這樣的做去。在其他有些場合上，說及了理論自然科學上底一般見解自然在這上面，就是專門的自然科學家，也不得

不越出他的專門的範圍，面論到其他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像維爾霍夫所講的，他自己也和我們蒙昧人一樣祇是一個“半通”。我希望，我的很少的不確切與，不靈巧的辭句，也受到別人的寬容，自然在這樣的互相爭辯的兩方之中，此種辭句，是常時要有的。

當我作完這篇序文的時候，我看到了杜林先生的廣告，說他的新的“重要”著作：“理論物理學與化學的新的基本法則”已經出版。我充分的自認對於物理及化學的智識不夠，但我總以為對於杜林先生，我是知道得很充分的；所以即使沒有看到這種著作，我也可以預言：杜林先生在這書內所規定的物理和化學規律，在其誤解與庸俗的程度，可以和他以前所發現的被批評於本書中的政治經濟，世界範疇等等法則，並駕前驅，我可以說，杜林先生所發明的“低溫計”，即測量極低溫度的器械，並不是用來測量高溫或低溫，而是用來測量杜林先生的無知的厚顏。

倫敦 1878年六月十一日。

II (註)

本書新版的發行，對於我倒是一樁出於意外的事。這書所批評的對象，在現在差不多已被忘却了；這書不但分篇在1877—1878年間登載於萊拍錫格的“前進”報上，供獻給數千的讀者，而且還印成巨量的單行本。我在幾年前對於杜林先生所寫的東西，現在還能使誰發生興味呢？

首先我要歸功於下述的情形，就是在反社會主義者的特殊法律頒布之後，本書以及我的其他著作，立刻被禁於德國。誰要是還沒有最後中了神聖同盟諸國內傳統的官僚主義舊習之毒，那末，在他看來，這個法律（即反社會主義的特殊法律）的作用，是可以預先料到的：被禁的書籍，兩倍三倍的暢銷，那些頒佈禁令而無力實行的伯林的先生們，暴露了自己的無力，事實上，因着帝國政府的好意，我的小著，竟出於我

意料之外發行新版，我沒有時間來適當地修正本文，所以大部分都是簡單的翻印初版。

這上面還應指出別一種情形。在本書內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體系”，包括了非常廣泛的理論的領域，而使我不得不跟着他，到處以自己的見解，來對抗他的見解。消極的批評，於是轉成了積極的批評；論戰文字，於是轉成了多少一貫的我和馬克思所主張的辯證論方法及共產主義宇宙觀之敘述——這個敘述，包括了極大的理論的領域。我們的這個宇宙觀，開始，發表於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及“共產黨宣言”中，牠自問世以來，經過了二十年的潛伏狀態；及至“資本論”出世，牠就以更快的速度，吸收更廣大的羣衆。現在牠不僅在歐洲，而且在歐洲以外，在一切一方面有無產者他方面有不妥協的科學家理論家底那些國家，都引起了人的注意，而得到人的擁護。這樣，看起來似乎有好些讀者羣衆，對於這問題，具有極大的興味，他們爲着本書內的積極的一部分，也就容忍了現在各方面